

玄奘西征年代考
吐谷渾種裔及其成族與初期歷史(手稿)
(合訂本)

潘國鍵著



The SenSeis

First Edition
Aug 2024

Published by
The SenSeis 尚尚齋
Toronto
Canada

www.thesenseis.com
publishing@thesenseis.com

ISBN 978-1-989485-36-1

All Rights Reserved
© 2024 The SenSeis

出版說明

本書乃潘國鍵所撰《玄奘西征年代考》與《吐谷渾種裔及其成族與初期歷史》的合訂本。《玄奘西征年代考》原載1972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學系系刊》。《吐谷渾種裔及其成族與初期歷史》則為潘氏1992-93年寫的手稿。兩文俱屬較嚴謹的學術著述，對研究玄奘又或吐谷渾的歷史，當大有幫助。

尚尚齋謹識

2024年8月

玄奘西征年代考

玄奘西征年代考

潘國鍵

目錄

導言	p.29
(一) 玄奘西行之年齡	p.30
(二) 玄奘出西域時西突厥王朝之狀況	P.36
(三) 貞觀初之中西關係	P.37
附論	
(一) 釋玄奘與唐太宗	P.40
(二) 讀羅香林教授《玄奘法師年代考》	P.43

玄奘西征年代考

潘國鍵

有關玄奘西行之年代，諸說不一，最著者莫如貞觀三年一說。茲分述如次：

釋辯機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玄奘）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來冥祐而孤遊。」釋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

道宣續高僧傳集二卷四：「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經往姑臧，漸至燉煌。」

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貞觀三年，將欲首塗，又求詳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九也。」（大藏經史傳部二）

於是近人張星烺在其大著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卷一六七遂據而謂玄奘西行在貞觀三年。此說本無以易，然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首疑此年代記載之失當，並提出其「貞觀元年說」，研究法第五章謂：

「讀慈恩傳，見奘在于闐所上表中有『貞觀三年出遊，今已十七歲』等語……吾乃將慈恩傳中所記行程及各地淹留歲月詳細調查，覺奘自初發長安以迄歸達于闐，最少亦須滿十六年有半之時日，乃敷分配，吾於是漸棄其二年之假說，而傾向於元年之假說。」

結果則梁所立「『玄奘貞觀元年首塗留學』之假說，殆成鐵案矣。」至其主要證據，則為（A）貞觀元年霜儉；及（B）西突厥統葉護可汗被殺之年代。其後馮承鈞譯沙畹西突厥史料，亦引據梁說。然梁、馮之貞觀元年說固係有理，惟所論過簡，未足使人折服。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之死，我國史典所記年代不一（詳後論），而霜儉之事，亦非貞觀元年獨有，舊唐書卷二謂：

「（貞觀元年）是月（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貞觀二年）……五月大雨雹。……（八月）是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饑。」（新唐書卷二略同）

且新書卷三十六五行志亦載「（貞觀）三年，北邊霜殺稼」一事，此實證明貞觀元年、二年、三年皆有霜儉之事也，且通鑑太宗貞觀元年八月條，亦無旱饑事之記載，而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註案引續高僧傳及開元釋教錄云「是年霜儉下敕」等語以為證，馮、梁又焉知霜必在隴右而非在河南河北？況所下敕，「道俗隨豐四出」，梁氏遂據此即謂玄奘「乃攬在饑民隊中

吐谷渾種裔及其成族與初期歷史 (手稿)

序

國鍵於一九八三年寫畢《北魏與蠕蠕關係研究》，原意下一步研究的是吐谷渾。可惜種種原因，一耽幾近十年。

九零年自加拿大回流香港，重拾舊日所得資料，不無感慨。三兩年間，於假日餘暇，勉力完成《吐谷渾種裔考》及《中國史料所載吐谷渾之成族及其初期歷史（AD 283-430）》兩文。本欲續寫下去，惟思當時治中古草原民族史者稀，拿去發表又或再花工夫，俱無甚意義。兩文手稿與餘下之研究資料，從此封存書箱，不覺竟二十年之久矣。想國鍵身故後，兩文必成垃圾，給扔作堆填無疑。

今年初，偶與小兒君尚談及此事。小兒建議，國鍵既有自己網站，何不將之上載，讓人讀得？此議實在太好。況且，所知近年國內對中古史及草原民族研究，頗興熱潮。國鍵吐谷渾兩文，對有志於此之學術界朋友，未必了無幫助。遂依小兒所議焉。

垂老之年，目且將盲。吾生之所謂歷史研究，此兩篇實其終結。一頭白髮，往事盡烟。謹書數言，聊以爲序。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八日眇人潘國鍵識於多倫多如心齋燈下。

家往蒼烟落照間
絲毫塵事不相關

陸游詩
辛巳年夏月
沙人沈國強書



吐谷渾種裔考

(1992年手稿)

(現藏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

行
到
空
處
皆
有
天
龍
時

玄奘與甲子年四月
渾南龍王
書



吐谷渾種裔考

潘國鍵

20x20 400

(一)

吐谷渾之人種，雖說不一。伯希和(P. PELLLOT)於其《NOTES ON MARCO POLO》及^{於通報}九二年發表“吐谷渾為蒙古語系人種說”

①，均指吐谷渾語乃「屬蒙古語系之說為是」，

斷吐谷渾為蒙古種②。稍晚 E. H. PARKER 著《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則直指吐谷渾為鮮卑

(SIEN-PI)，歸入其書“EMPIRE OF THE SIEN-PI”

之專目③。1953年出版之 THOMAS D. CARROLL P.J.

釋注之《ACCOUNT OF THE TÜ-YÜ-HÜ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④，CARROLL 氏以“SONG OF THE A-RAN”

(“阿干歌”) “阿干” (ā-rān) 可讀 ā-rān

，與 aqan (突厥語為 aqa; 蒙古語 aqa, 蒙數 aqanar)

同，顯示吐谷渾或突厥、蒙古原種 (PROTO-TURKIC OR

PROTO-MONGOL) ⑤。而同書別一註文 CARROLL 氏復

臆列諸家對“Tü-yü-hün”(吐谷渾)三字^姓語音之

所原，並^也提出新假設⑥。洋洋灑灑，然終

NO

20X20=400

不過為言音上之鑽牛角尖終不離言音語系之推
臆。於吐谷渾之種屬問題之結論亦無從服人也。

1970年 GABRIELLA MOLE 之《THE TU-YÜ-HUN FROM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T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
重提吐谷渾種屬舊題，博採眾說：或謂其關乎 A-za
(阿柴，如伯希和)，或謂其關乎西藏之
DRU-GU (如 THOMAS, CARROLL)，或阿拉伯之 QUN (如
HALOUN, MINORSKI)，或突厥之 AZ (如 PETECH) ⑦，為
之眩目。MOLE 於其書詳列“吐谷渾”古音讀法重
建 (RECONSTRUCT) 的三種方法： $*tuo-kuk-yuan / *tuo-iwok-yuan /$
吐 谷 渾

$*tuo-luk-yuan$ ，而以第 = 字“谷”音的讀法分歧最
大。“谷”多唸為 ku ，而高本漢 (KARLGREN) 重
建唸之為 $*kuk$ 。然“谷”本又可唸作 $yü$ ，通鑑
胡注謂“吐谷渾”音作“突洛魂”是也。故伯
希和之重建“吐谷渾”讀作 $*Tuuyun$ ，已為學
者普遍接受，且有藏文 $To-yo-gon$ 、 $Tü-lu-hun$ 為佐
證⑧。至於 L.A. WADDELL 等之以藏文 $Drug$ ($Drug-gu$ ，
 $Dru-gu$) 與 $Tü-ku-hun$ 語音相同而證吐谷渾之出於
藏族之 $DRUG-CUN$ (THE LITTLE DRU-GU)，CARROLL 復進一
步推斷吐谷渾之古音為 $*tuarruk / t'uorruk$ ，而斷其

NO.